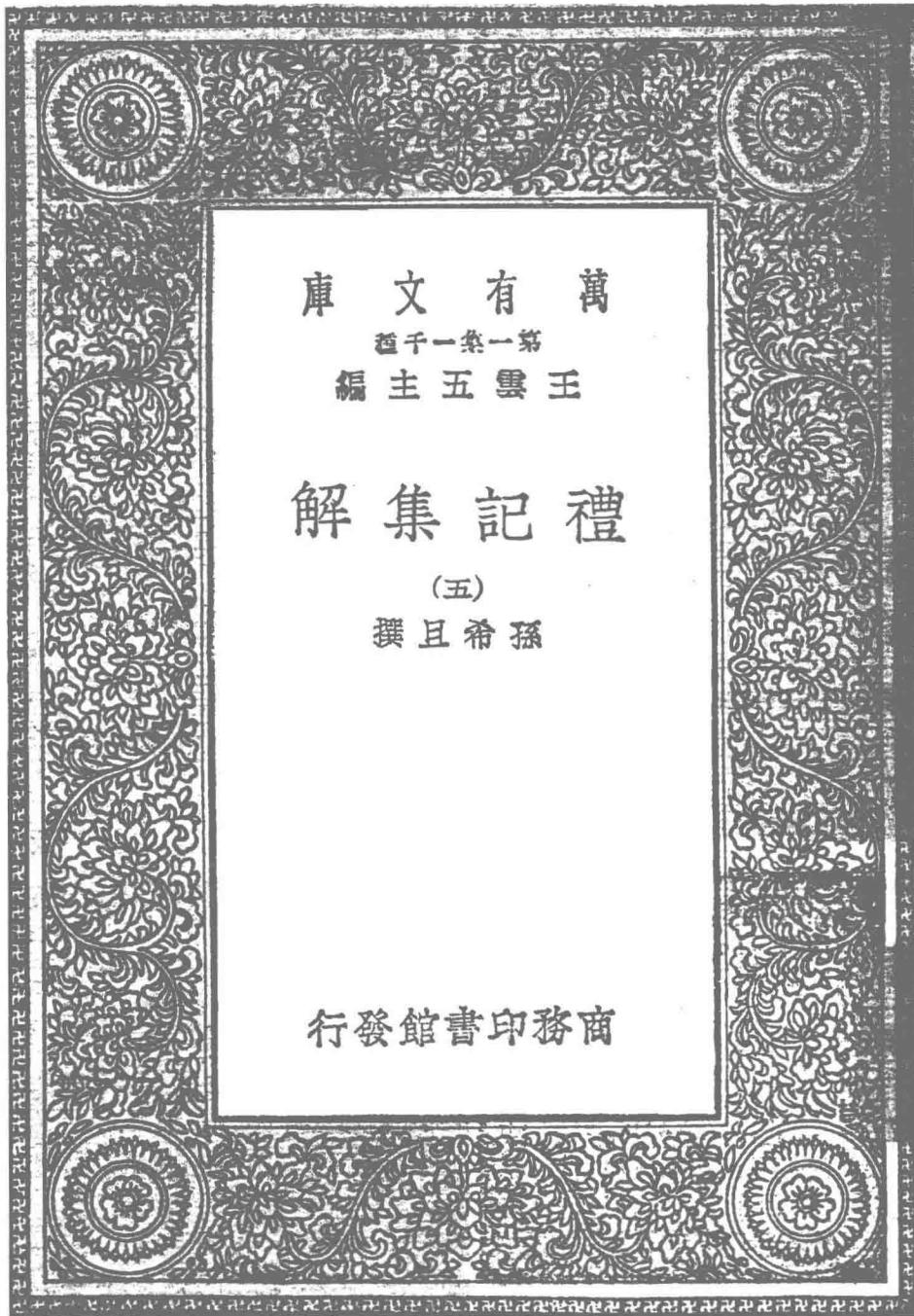


禮記集解（五）

國學經典叢刊





禮記集解

卷十六

月令第六之二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釋文婺音務

畢者西方白虎之第五宿而實沈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秦時四月節日在畢十四度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婺女者北方玄武之第三宿也案三統書四月節昏軫四度中旦處三度中則漢時立夏初昏翼星已西過四度旦時婺女已西過三度秦時立夏初昏軫六度中旦虛五度中也○孔氏曰三月時昏中之星去日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昏中星去日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當在十二度愚謂四月昏中之星去日一百二度加以昏分二刻半約爲九度則去日應一百十一度自畢十二度至軫三度爲一百十一度則秦時立夏軫星昏中明矣

其日丙丁

高氏誘曰丙丁火日也漢書律志曰明炳於丙大盛於丁鄭氏曰夏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愚謂丙丁爲火故日之值丙丁者屬乎夏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亦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火

官愚謂炎帝者在天火德之帝。大庭氏乘火德而王。其號亦曰炎帝。祭火帝則以配焉。祝融者在地火行之神。犁爲火正。其官亦曰祝融。祭火神則以配焉。祝融者言火德之繼續而光明也。

其蟲羽

馬氏晞孟曰。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愚謂羽蟲輕揚而上升得陽之極者也。故屬夏。

其音徵

釋文徵張里反。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志曰。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律中中呂

釋文中呂音仲。又如字。○呂氏春秋作仲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周語曰。中呂宣中氣。漢書律志曰。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蔡氏元定曰。小滿則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其數七。

七者火之成數也。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物之苦焦者屬焉。馬氏晞孟曰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火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脰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以神位在西也。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廟門之奥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愚謂竈夏祀盛德在火烹飪之功所由著也。特牲記牲爨在廟門外館爨在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下也。註疏據牲爨言之故云祀竈在門外然養人以穀食爲主且祭竈配以先炊老婦之神特牲禮主婦視館爨于西堂下則館爨乃婦人之所主祀竈之禮不當舍館爨而就牲爨也。竈祀館爨則奧亦廟室之奥而非門堂之奥矣。祭先肺者肺屬金夏火勝金祭其所勝也。

螻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釋文螻音樓。蟻古獲反。蚓以忍反。○呂氏春秋蚯作丘。瓜作善。鄭註今月令云王貢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蟻鼈也。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貢生夏小正云王貢秀未聞孰是。蔡氏邕曰螻螻姑蟻蝦蟆也。孔氏曰王瓜草挈者本草文未聞孰是者一疑王瓜是王貢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也。愚謂二月蟄蟲已出蚯蚓得陰氣之多者故至是始出王瓜歸氏有光以爲卽今之黃瓜未知

是否苦菜茶也。爾雅疏：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遷，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驥，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釋文：驥音留，本又作駒。

戎本外作叔，音同。粗，七奴反。○呂氏春秋：路作輶，粗作猶。

明堂左个，明堂南方之東室也。明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南方不別爲之名者。明堂以向南爲正也。車馬衣服皆朱赤者，順火之色也。食菽與雞，蓋以菽爲火穀，雞爲火畜也。淮南子曰：夏其畜雞粗大也。器高以粗者，象夏氣之盛大也。孔氏曰：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駒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旂。謂爾雅一染謂之漚，再染謂之頽，三染謂之纁。鄭氏士冠禮註云：朱蓋四入，是四者總言之皆謂之赤。若對文言之，則深者謂之朱，淺者謂之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釋文：說音悅。○呂氏春秋：帥作率，反作乃，無俟字。

立夏者，四月之朔氣也。迎夏者，迎赤帝炎帝而祭之於南郊之兆，而以大庭氏配食焉。不言帥諸侯者，文略也。行賞賞公卿大夫也。行賞與慶賜遂行，皆與孟春同。而封諸侯，則所賞者益重，無不欣說。則所賞者益偏，蓋孟夏陽氣益盛，故順之而布政如此。○鄭氏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

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愚謂月令之例大約順陰陽以爲出內春夏陽也故務出秋冬陰也故務內孟春行慶施惠而封諸侯則行慶之尤重者故孟夏乃行之以順陽氣之發宣季秋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而封諸侯立大官則宣出之尤大者故孟秋卽禁之以順陰氣之收斂蓋月令乃欲自爲一代之制必以三代之法求之則其不合者甚多固不僅在此一事而已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愚謂此與下節與孟春之命相布德和令孟秋之命將帥選士厲兵一例皆於迎氣之日發命乃順時布政之最先者也蓋習合禮樂以象時氣之盛大行爵出祿以順時氣之宣散鄭謂爲飲酎習之非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釋文長如字下繼長同當丁浪反○呂氏春秋桀俊作備傑

贊助也遂進也桀俊有才者賢良有德者長大形貌壯大有力者命大尉舉此三者亦周制以司馬掌爵祿之義蓋季春旣聘名士禮賢者至此則擇其才德之秀出并及於形貌之魁異者而加以爵祿所以順陽氣之盛也鄭氏曰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釋文壞音怪墮許規反又作驟○呂氏春秋隨作驟

禮記集解 五月令第六之二

六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母有壞墮。亦爲逆時氣。愚謂春物幼少。至此則繼而長。春物萌芽。至此則增而高。壞墮如壞城郭廢宮室之類。母有壞墮。所以順繼長增高之氣也。○孔氏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增益高大之物。愚謂繼長增高。言天時。母有壞墮。乃言施化。孔說非是。母起土功。母發大衆。

鄭氏曰。爲妨蠶農之事。

母伐大樹。

鄭氏曰。亦爲逆時氣。愚謂此謂邦工掄材。及萬民斬禁外之木者也。孟春禁止伐木。此特禁伐其大者。亦爲其傷盛大之氣也。其小者。則得伐之。

是月也。天子始繕。釋文。繕其反。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故始繕。孟冬寒之始。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母或失時。釋文。行下孟反。下同。爲于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無爲天子字。

勞以慰其勞。勸以勉其惰。曰爲天子者。言野虞之行。如天子親行然。重農之至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鄭註。今月令。休爲伏。

鄭氏曰。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母宿于國。高氏誘曰。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愚謂循行縣鄙。則六鄉可知。舉遠以該近也。都邑也。左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毋休于都。

者此時當出耕廬舍而不可休於都邑也既勸之以野虞復申之以地官之長其所以留意於農者至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麻之氣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田獵若秋獵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呂氏春秋登夢作收麥下有升獻天子一句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曰嘗先寢廟孝之至鄭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愚謂月令嘗穀皆配以其時之牲嘗黍在夏以雉嘗麻嘗稻在秋皆以犬獨夏嘗麥乃用彘或當如鄭氏之說與

是月也聚畜百藥釋文蓄許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蕃庶之時毒氣盛

靡草死麥秋至

鄭氏曰舊說靡草薺草屬孔氏曰以其枝葉細靡故曰靡草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方氏慤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爲秋也愚謂言此以起下文之事孟夏爲萬物盛長之時然靡草則以之死麥則以之明可順時氣而斷薄刑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釋文：斷，丁亂反。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罪之小者，卽決遣之。繫之輕者，卽縱出之。○鄭氏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相違似，非愚謂薄刑乃鞭笞之屬。鄭氏以草艾則墨，疑其相違非是。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長丁丈反。○呂氏春秋：事下有既字，長幼作少長，之下有祭字。

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之屬，獻於后妃，而后妃獻於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以蠶，以供其夫之祭服，使入繭於公家，以爲稅也。以桑爲均者，視其所受之桑葉而均其稅之多少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内外宗之女。其年有長幼也。鄭氏曰：收繭稅者，收以近郊之稅。孔氏曰：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故云如一。其受桑，則貴賤異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釋文：酎，直又反。○呂氏春秋：此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鄭氏曰：酌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愚謂飲酌謂獻酌，酒於宗廟也。左傳云：見於嘗，與執燔焉。漢儀注：王子爲侯歲，以戶口酌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以助大祭祀。曰飲酌，漢襲秦禮者也。則飲酌之爲祭宗廟，無可疑者。四時之祭月令見其三孟夏飲酌，季秋嘗，孟冬烝，唯不見春祭耳。古者天子宗廟三時祫祭，惟春則植祭，月令不言春祭，豈以其非禮之盛者而略之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草木蚤枯長日促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

東井南方朱鳥之第一宿而鶉首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秦時五月節日當在東井十八度亢者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者北方玄武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五月節昏氐二度中旦室三度中則漢時五月節初昏時亢星已西過三度旦時危星已西過四度則秦時五月節昏時當氐四度中旦時當室五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漢書律志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蔡氏元定曰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鴟始鳴。反舌無聲。釋文。蟬音堂。蠅音郎。鴟古圖反。字林工役反。

小暑至。言始暑而未盛也。六月節名小暑。視大暑爲小。此曰小暑。又視六月節之暑爲小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螳螂。螵蛸母也。鴟。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高氏誘曰。鴟。伯勞也。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孔氏曰。釋蟲云。不蟠蠻蠻。其子婢。婢則螵蛸。故云螵蛸母。反舌。蔡邕云。鳴鶯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蟆無聲。蠅夙云。誠如緯言。爲蝦蟆。五月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知蝦蟆非反舌。方氏慤曰。螳螂與鴟。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驥。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明堂之南堂也。

養壯佼。釋文。佼古卯反。○呂氏春秋。佼作狹。

鄭氏曰。助長氣也。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愚謂此因物之盛而養之也。仲春存諸孤。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其事一例。獨此不言是月者。文偶略耳。

是月也。命樂師脩韜鼙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釋文。韜。大刀反。本亦作韜。同。弭。步西反。箎音池。本又作篪。同。柷。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呂氏春秋。箎簧作壠篪。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孔氏曰。韜。周禮小師。鄭註云。似鼓。

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鼙。鄭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鼙之屬也。鼓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韜導也。所以導樂作。鼙。裨也。裨助鼓節。鼓廊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璞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籥。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邃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釋名云。簫蕭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簾者。釋樂云。大簾謂之沂。郭云。簾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云。簾七孔。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鐘者。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聲者。釋樂云。大磬。謂之磬。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磬也。聲堅磬磬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鎸。郭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鋒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愚謂箎簧當從呂氏春秋作。埙。鄭司農註。笙師云。埙六孔。康成云。埙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韜鼙鼓。革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簫笛竹音也。竽笙匏音也。鐘金音也。磬石音也。柷敔木音也。埙土音也。則八音具矣。干戚戈武舞也。羽文舞也。則文武之舞備矣。武舞之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大雩帝當用干戚大舞。此又有戈者。蓋山川之小者。或唯